

大长中雨风杜

李强 杜印 著



群众出版社

在風雨中長大

李 强、杜 印著

安 玫 插图

群 众 出 版 社

1963年·北京

群众出版社出版

(北京东交民巷14号)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00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·全国新华书店经售
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书号(总)189(文)114 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1 12/16

1963年2月第1版 1963年2月第1次印刷

字数34千字 印数00001—45500册

定价(4)0.16元

內 容 介 紹

小明是一个出生在革命斗争最艰苦年代的孩子，爸爸妈妈都是我们党的地下工作者，他们教他懂得了谁是好人谁是坏人教他懂得了爱和恨。爸爸妈妈被捕以后，国民党特务想通过小明搜捕我地下电台的领导人，小明牢牢记住了爸爸的话，保守了党的秘密，并在党组织的帮助下，逃出了特务的魔掌，以卖报谋生，千方百计打听爸爸妈妈的下落，以后又机智地给监狱里送报、传递消息。上海临近解放，敌人疯狂地屠杀革命者，他冒着生命危险，把监狱里一位烈士遗下的重要文件带出来，巧妙地交给了地下电台的领导人。在这一连串的敌我斗争的斗争锻炼中，小明成长起来，成了一个优秀的革命的接班人。

目 录

一	生在公园里·····	(3)
二	小明就爱学爸爸·····	(5)
三	长胡子伯伯·····	(10)
四	卖报的小行家·····	(12)
五	好人坏人的故事·····	(18)
六	小明学会了仇恨·····	(27)
七	割尾巴·····	(32)
八	小明灯·····	(37)
九	代替爸爸·····	(43)

景山公园一清早就很熱鬧，一队一队的紅領巾都来过队日。有一队来得特別早，他們选了块最好的草坪，选了个最安静的地方，圍成圓圈，坐在那儿，誰也沒有去扑蝴蝶，誰也沒有去捉迷藏，誰也沒有打鬧玩笑，誰也不高声說話，只是一个勁儿往門口瞧。瞧什么呢？不，他們在等待一个人，那是一个做公安工作的叔叔，今天八点钟江老师請他来給他們讲故事。在平常，孩子們最愛听抓特务的故事；最喜欢看抓特务的书，一拿到书，飯也不想吃，觉也不想睡，非得讀完才撒手。今天可好，有这么个抓特务的专家来讲故事，讲他亲身經歷的事，他們怎么能不高兴呢！

八点钟，一分也不差，他們盼望的人来了。

“咦！怎么就她一个人？”

“走在后面吧！”

“也許，那个叔叔待一会儿才来呢。”

.....

他們議論开了。

“孩子們，你們早呀！”

“老师早！”

江老师今天穿了件淺綠色的連衣裙，系了两条白辮帶，就像两只蝴蝶飞舞在她的肩背上。这身装束使孩子們觉得她比平常更年青，更美丽，也更吸引人。

“看什么呐？不認識我了吗？”江老师带着甜蜜的微笑撫摸着一個孩子的頭，然后又揚起眉毛挨着個兒看了看每一張小臉兒。

孩子們都被她逗笑了。

“好，都坐下吧。”

大家剛坐下來，一個孩子就着急地問：“江老師，講故事的那個叔叔怎么沒來呀？”

一個孩子提了頭兒，所有的孩子都跟上來：“是啊，你不是說他一定來嗎？”

江老師說：“是啊，那個叔叔本來準備來的，因為臨時有一件要緊的工作，今天不能來了。”

孩子們都失望地低下頭，像一棵棵蔫巴的小草兒，小咀都噉起來了。

江老師忙說：“不要緊，我來給你們講一個故事吧。”

孩子們不高興地說：“不，我們要聽抓特務的故事，你也不講抓特務呀！”

“你回學校再給我們講，我們要聽叔叔的。”

“可是叔叔有工作不能來怎么办呢？”江老師竭力安慰着大家：“叔叔說了，下次過隊日他一定來。孩子們，我今天給你們講的這個故事非常非常好聽，你們從來也沒聽過，比抓特務的故事一点也不差。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真的。”

孩子們滿意了。

江老師的故事還沒講到正文，剛一提主人公的名字，大家就樂了。為什麼呢？原來在座的有一個孩子的名字跟他完

全一个样，也叫小明。还不仅这个呢，在他们学校里，小明也不止一个，有男小明，有女小明；在广播电台的节目里还常常听到有一个小明在广播，语文课本上也老说到小明的事情……哎呀！不知道有多少个小明。孩子们满以为这个故事是老师现编出来逗乐子的，所以一听就好笑。

“孩子们，不要笑！”老师严肃地说，“世界上同名同姓的人很多，我讲的小明，既不是这个小明，也不是咱们学校里的哪一个小明，更不是广播电台、语文课本上的小明。我要讲的小明跟这些小明都不一样，他是——”

“好人坏人？”几个孩子异口同声地问道。

“噢，对了！”老师禁不住笑着说：“我讲的小明在这一点上跟你们完全一个样，听故事、瞧电影就爱急着问：‘好人坏人？好人坏人？’……”

老师的话又把孩子们逗笑了。

“现在坐好，”江老师把手一按，“听我慢慢给你们讲，关于这个小明的故事……”

一 生在公园里

别的孩子不是生在医院里，就是生在自己的家里，可是小明呢？生在公园里。

这是怎么回事呢？那得从他的爸爸说起。小明的爸爸是个老红军，抗日战争一开始，党就把他派到敌人的后方上海去做地下无线电台的报务员。每天夜里，他悄悄地把同志们了解到的敌人的情况，用电台报告给延安——我们党中央所在

的地方。党中央了解到这些情况，就能指揮八路軍和新四軍打胜仗。

地下电台的工作非常艰苦，小明的爸爸常年累月地把黑夜当白天，把白天当黑夜；因为有掩护职业，常常夜里工作，白天还不能休息。为了防备敌人发现，不让别人听见一点声音、看见一点亮光，所以在太热天，当人们扇子不离手的时候，他却要蒙在大棉被里发电报；在寒冷的冬天，当人们睡在暖呼呼的大棉被里的时候，他却要光着脚爬上堆放东西的小阁楼、或者躲到冰冷的地下室去工作。他常常饿了吃不上，渴了喝不上，困了用针扎指头。后来，为了减少他工

作当中的困难，組織上派了一位女同志来帮助他，这就是小明的媽媽。这位女同志非常好，不論工作怎么困难，不論环境怎么危险，她都同他一道坚持工作。在这个艰苦的崗



位上，他們深深相愛，成了夫妻。一九四二年，在敵我鬥爭最殘酷的年代里，他們兩個都被捕了。那時候，小明的媽媽正懷着小明。萬惡的日本鬼子打她、吊她，給她上了許多刑罰，她從監獄出來的時候，沒等走到家，孩子就生在公園里了。

小明能活下來可真不容易。這個不足月的孩子，生下來比個小猫大不了多少，媽媽直擔心他養不大。日本鬼子統治下的上海，沒吃少穿，米貴得跟珍珠一樣，媽媽吃不飽，哪裏會有奶喂孩子啊！還是爸爸的办法多，他出獄以後在一家小鋪里當店員，他把顧客吃了扔下的煉乳罐子洗一洗，把賣剩下的餅干末兒泡一泡喂他的小兒子。小明就是在這樣艱難困苦的生活長大的。

二 小明就愛學爸爸

小明剛生下的時候，真難看：塌鼻子，腫眼泡，小臉兒通紅通紅的，還有好些小茸毛。可是長到七歲，完全變了樣兒。圓臉蛋，高鼻梁，大眼睛，長睫毛，越長越像他爸爸，特別是想心事的時候那副神氣：緊緊地閉着嘴巴，深深地蹙着眉頭，簡直是從爸爸的模子裏脫出來的。

小明不光是模樣像爸爸，什麼事兒他都愛跟着爸爸學。爸爸愛勞動，他就跟在後頭忙乎；爸爸愛乾淨，他每次吃飯都洗手；爸爸愛看書，他就要媽媽教他認字……

這一天，天氣挺熱，媽媽給小明洗了個澡，換了身干干淨淨的小褂褲。他扣上最後一個鈕扣，就一溜煙地下了樓，

噔地一下跳到門外去。他們住的地方挨近一个貧困的棚戶區。头上烟霧沉沉，脚下滿是爛泥、垃圾和髒水。小明提着褲子留心走着，不让髒水濺到身上、弄濕鞋子。可是走着走着，就隔着水汪子一步一顛地跳起房子來。他越跳越快，越跳越高兴，一下把什么都忘了，弄堂里面大人爭吵、小孩啼哭、病人呻吟、乞丐討飯，什么声音他都听不見。可是，一陣清脆的歌声却把他吸引了。

“啦啦啦！

啦啦啦！

我是賣報的小行家。

不到天明等派報，

一面走，

一面叫，

……”

小明听着听着就禁不住直起嗓子接着唱下去：“今天的新聞真正好！七个銅板就買两份報。”剛唱完，就快活得一溜烟地跳過去，弄得泥水四濺，雞飛鴨跑。眼看要拐灣了，一个挺大挺大的水汪汪擋住了他的去路，他使勁一纵，沒跳過去，正好落在水當中。小明正要看看鞋子，忽然聽見有人哭。轉臉一看，喲！原來是他的好朋友，只見他一头撿煤核儿一头哭。小明連忙向他跑過去。

“大宝，你怎么啦？”

小明這一問，大宝哭得更加伤心了。

“快給我說呀！是不是有人欺侮你啦？”瞧他这神气儿，

仿佛他比十一、二岁的大宝还要大。

大宝用拳头揉着眼睛，抽抽噎噎地说：“我爸爸，今儿出去蹬三轮，给美国兵打伤了……我媽，又让我卖报，又让我捡煤核……我还，没吃饭呢……”说着又呜呜地哭起来。

“大宝，别哭啦，你去卖报，我帮你捡煤核好了。”小明懂事地说着，接过筐子来，像只兔子似地往前一纵，就爬到炉灰堆上，呼啦呼啦地刨起来。

大宝擦了把眼泪转身走去。走了好远又回过头来叮嘱道：“小明！你捡得了，给我送家去，我媽还等着做饭呢！”

“知道了！”小明头也没抬地应了一句，继续刨炉灰，把一个又一个煤核往筐里扔。

筐子是捡满了，媽媽給他刚换的一身衣服可弄脏了。他抹了把汗，还没来得及往身上看，就听见远处传来媽媽的叫声：“小明！小明！……”他赶紧拍了拍身上的土，提起筐子往回跑。可是刚跑两步，大眼睛一转，又朝另外一边跑去了。

媽媽一声比一声高地叫着，声音里充满了担忧。日本鬼子投降了，国民党又勾来了美国兵。馬路上行人拥挤，美国水兵的吉普車横冲直撞，媽媽怕小明被車撞着。可是沒料到，他早就赶在前边跑到汽车站上等着了。媽媽高兴地叫道：

“小明！”

“媽媽！”小明得意地嚷着：“我早来了！”

这是爸爸下班的时刻，他們每天这时候到汽车站来接他。娘儿俩并排立在站牌子下面，汽車一辆接一辆地开过来，他們注意着每一个下車的人，可是总不見爸爸走下来。

爸爸不見來，開過一輛警車來。一輛剛過去，又開過一輛來。它正好就停在馬路斜對面，眼看着抓走了一個人。小明氣嘟嘟地說：

“又抓人了！”

媽媽搖手制止他，他又壓着聲兒問：“他們為什麼要抓他呀？”媽媽使勁擺了下頭，他才閉住口。就在這時候，一輛公共汽車到了站。

“爸爸！”

隨着小明的叫喚，一個頭戴鴨舌帽、身穿油泥工裝的人下了車，這就是小明的爸爸。這時候，他的掩護職業是做工。媽媽一看見他就抱怨地說：“今兒怎麼回來這麼晚？”

爸爸捋起袖子亮了下表說：“正點到達，一分也不差。”說着就滿心歡喜地蹲下來親兒子，沒料到一挨臉就蹭了一下子土。

“小明，你鑽到哪儿去了？弄這麼一臉一身土？”他忙掏出手絹來給他擦。

小明真是爸爸媽媽的寶貝旦，爸爸替他擦臉，媽媽替他拍土。小明一手拉着爸爸，一手牽着媽媽往回走。

一走進弄堂，爸爸就被一群窮人家的孩子親親熱熱地圍住了。這個說：“伯伯抱抱我！”那個說：“伯伯親親我！”還有個調皮的小傢伙吵着嚷着說：“伯伯！你打我一拳，打呀！……”爸爸抱抱這個，又親親那個，不知道怎麼滿足他們才好。

小明爸爸不僅小孩見了親，大人也都喜歡他，就因為他待人好、愛幫助人，誰有困難都找他。這會兒他從弄堂里過，這家的姑娘從窗戶里伸出頭來，請他修收音機；那家的大嫂從閣樓里招手，請他修電燈；又一家夫妻打架，找他去

劝解；还有一家生了病，問他該吃什么药……他耐心耐腸地回答他們，一点也不嫌煩。

小明瞪着两只大眼睛在一边瞧，他見爸爸这么爱帮助别人，也就跟着学起来。

阿毛娘去卖菜，把阿毛鎖在屋里，小明听見他哭得怪可怜的，就从窗口爬进去陪他玩。他有各式各样的玩法：用香烟盒儿給阿毛叠飞机；用小铁盒給他做播浪鼓；用鉛笔头在紙上画几笔，就是媽媽做飯、爸爸挑水；用剪刀一剪，就是狐狸拉車、小狗推磨……念念叨叨的，一張紙可以玩半天。他不光陪孩子玩，还要像爸爸那样帮別人做事情。小毛头撿菜皮，他去帮人家提筐子；阿狗擦皮鞋，他去帮人家抹鞋油；小三子卖冰棍儿，嗓子喊哑了，他去帮人家吆喝……

孩子的事儿他帮忙，大人的事儿他也不知輕重地去插手：人家凳子坏了，他去修，一根釘子沒釘进去，就把自己的手砸破了；人家电灯坏了，本来是請他爸爸帮忙的，爸爸不在



家，他自己就跑去了，你猜怎么着？他把两根綫往一块儿接，差点儿把人家房子給燒了。最危險的是那回撈桶了。

有个老婆婆打水，把桶掉到井里了，小明見爸爸下井撈过桶，就連忙跑去往井里爬。結果呀，桶沒撈上来，倒把自己掉到井里了。这可把老婆婆吓坏了，她拼命地嚷：“不好了！快救人哪！救命啊！……”

三 长胡子伯伯

小明被撈上来就生了場大病。他渾身发燙，嘴里直說胡話，一連請了几个医生，都沒看好。媽媽急得沒辦法，只好打电话去找申大夫。

申大夫是他們地下电台的領導人，听說小明的病重，無論如何要亲自給他看。

爸爸媽媽把小明抱到申大夫的診療所。經過一番細心的治疗，小明才退了燒。他美美地睡了一大觉，醒来以后，剛睜开眼睛就看見一副慈祥的面孔，下頰上长着烏黑烏黑的长胡子。接着他又听見那亲切的声音对他說：“小鬼！你現在觉得怎么样？嘎？”

小明目不轉睛地看着他，用无力的声音說：“我餓。”

爸爸媽媽說不出的高兴。“好了，知道餓就好了。”

“餓？那好办。”申大夫捋着长胡子点了点头，回身拿了两块非常好吃的水点心放在小明的手里：“早就給你买好了，吃吧！我还給你准备了一件很好的礼物呢。”

“礼物？”小明有点不相信。



“是啊，送你件礼物，因为你帮助人帮助得好啊。”说着拿出一个鼻子、眼睛、嘴巴都会动的小猴子，一边摆弄着一边问：

“你知道他在说什么呀？”

小明摇摇头。

“他说：‘要听话。不下井，不下井，不下井！’”

把大伙都给逗乐了。

“快谢谢——”妈妈脱口而出地对小明说了这三个字，爸爸拉了她一把，她就把“申”字咽回去，含糊地说了个：“谢谢伯伯！”

可是小明，却清清楚楚地说：“谢谢申伯伯！”

媽媽不安地看了爸爸一眼，他們怎么也想不到這孩子的記性這樣好。

小明怎么会忘記呢？申伯伯給他留下的印象太深了。他小的時候，申伯伯常常親他，常常抱他，每搬一次家，申伯伯都要來看看；每次來都要帶給他好玩的東西、好吃的糖果、好看的衣服，小明多么喜歡申伯伯啊！他喜歡他那和藹可親的面容，喜歡他那烏黑烏黑的長胡子。但是小明長大了，申伯伯為了保守組織的秘密，就不來了，小明心里老想他。

“你还記得我呀？”申大夫故意說：“我姓胡，不姓申，我不是申伯伯。”

小明固執地說：“你是！”他的眼睛一直沒有離開申伯伯，他看着他那和藹可親的面容，禁不住放下手里的玩具，去摸他那烏黑烏黑的長胡子。

四 賣報的小行家

小明什么事都跟着爸爸學。可是賣報這件事却不是從爸爸那兒學來的。

啦啦啦！

啦啦啦！

我是賣報的小行家。

大風大雨滿街跑，

.....

小明最早對賣報的興趣是由這支歌兒引起的。自從學會